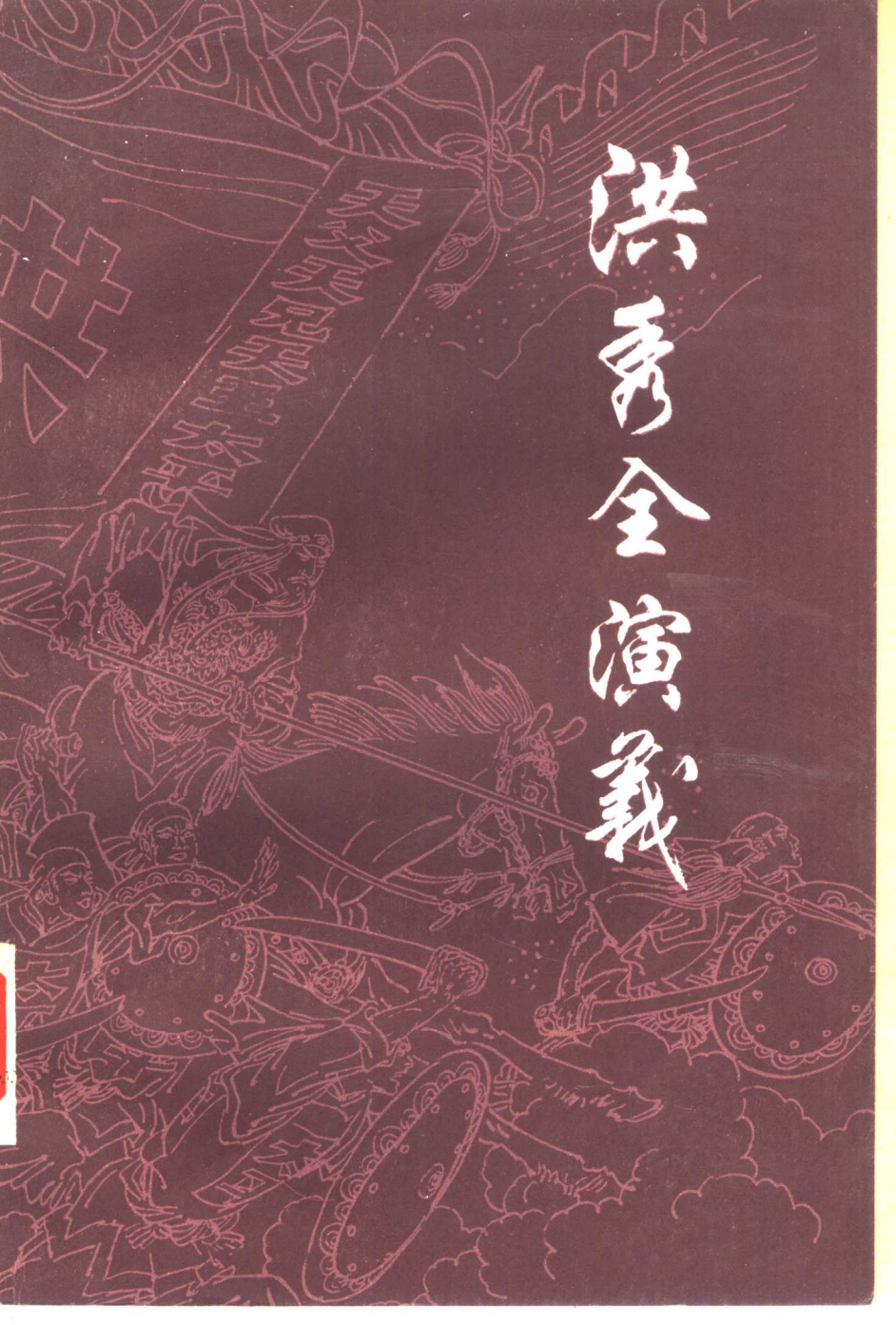


洪秀全演義



洪秀全演義

〔清〕黃小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洪秀全演义

(清) 黄小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375 字数 352,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10186·286 定价: (六)1.20元

出版说明

《洪秀全演义》是清末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而创作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章回小说，黄小配著。

黄小配（1872—1912），广东番禺人，名世仲，笔名禺山世次郎。他是早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在港、穗等地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曾任几种报纸主编。除本书外，尚著有《大马扁》（批判保皇党康有为）、《宦海升沉录》（主角为袁世凯）、《五月风声》（写黄花岗之役）等小说，是清季和陈天华齐名的小说家。他不但是为革命操觚的文士，而且是革命的实践者，曾参与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虽然幸免于清吏的屠刀，却于革命成功后的翌年，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年仅四十岁。

《洪秀全演义》是黄小配没有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现存五十四回。按他的意图，应该还有一半没有写成。照他所写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自序》看来（依当时《民报》所用的纪年，应为公元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共花了三年的时间，开始着笔于1905年。翌年1906年，章炳麟因《苏报》案系上海西牢，出狱东渡，与黄小配相见于东京，即为是书作序。章氏崖岸自高，迥异其本师俞樾，从不屑留意于小说戏曲，其为小说写序文，此为仅见。于此可见章、黄两人的志同道合。章氏此序，为这部小说生色不少；但辛亥以后各种刊本，不知何故，都删去章氏序文。现在我们依然把它刊出，用以冠冕全书。

《洪秀全演义》，以同情态度描写了太平天国史事，但作者为了配合革命需要或其他原因，其所叙述，未必都符合历史真

实。前者如关于女真史实、满廷宫闱，大半出于虚构，这也是辛亥革命前反满作品中常见的现象；后者则因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清廷大量编造所谓“中兴”功绩，肆意诋毁起义英雄为“粤寇”、为“发逆”、为“长毛”，散播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材料，这给黄小配在创作时的别择去取上也造成了困难。所以若要把这部小说当作太平天国的历史来读，那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第一回写清道光帝踢死太子璉的故事，首先，清代自康熙朝以后，不再有立储之举；再则旻宁（道光）的儿子是“奕”字辈行，决不可能有“璉”这样的名字。不过这个故事，也未必完全出于作者的虚构，或许故老相传，有过这样的传说，但与史实显然是不符的。书中两个重要人物林凤翔和钱江的部分故事，也没有充分的根据。据清方官书记载，林凤翔是在天津战败后被俘的；本书却说林凤翔阵亡殉国，而且在书中说明清方官书是出于伪造。这可能是作者对这位率师北伐的太平天国英雄加意推崇，但也不能排除清方为了渲染战绩、铺张胜利而故意的捏造。至于钱江，在本书的前半部，几乎是仅次于洪秀全的重要人物。自天京内讧之后，突然出走隐遁。到了最后几回，才又隐约出现，使人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案钱江确有其人，《清史稿》及清人笔记多有记载他为雷以誠（正瑄）策划创办厘金的事迹，并都说他最后见恶于雷并被杀害。但钱江是否参与太平天国起义，却无确据。只有张相文的《南园丛稿·八·钱江传》，说他于洪秀全破武昌时参加革命，并全文记载他“以书抵秀全”的《兴王策》，文字和本书所载大致相符。作者对这个传奇性人物的描写，尤其是与雷以誠相处一节，确能运用很高超的艺术手法。

本书虽以描写太平天国人物为主，但对清方官吏，也并非写成铁板一块，如曾、左、李、胡，所写各如其人，对于所谓“殉难”的清吏如江忠源、李续宾、王有龄等，除了批判他们罔识种

族大义之外，也并不一概抹煞。这也是本书迥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地方。便是对于太平天国人物，我们也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杨秀清如此憎恶而对韦昌辉却这样袒护，这同我们今天的看法是有很大距离的，读者当然须用分析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这些情节。又书中所引的诗、文、诏、檄，也都并非作者自撰；但虽有所根据，却也未必可靠。如石达开与钱江的诗，显然出于后人伪托，和近年发现的石达开诗一比较，便可断然否定并非石的作品。

《洪秀全演义》全书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悲壮热烈的气氛，在布局安排、情节结构、人物性格、言语行动等方面，很明显地摹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然，本书也有明显的缺陷，由于时代局限，不能反映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质。

本书是否作者在主编报纸时随写随发表，及初次在何时何地印行，现暂均无从考知，想来按照那时的印刷条件及出版目的，决不会是木刻精刊，而是用通行的石印印刷，因此印刷的粗糙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洎后几经翻印，出版者都是一些较小的书铺，当然每下愈况。我们现在所能搜集到的三种本子——上海图书馆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本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都是民初的石印本，据以互相比勘，校正了一些讹夺，并对其明显的错别字及人名、地名、官职等确系错误的，径予改正，取其文从句顺，不另出校记。

最后，对于提供我们版本的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图书馆，谨表示谢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月

章 序

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若《六韬》之出于太公，则演其事者也。若《素问》之托于岐伯，则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诸儒因之为《大学衍义》；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妇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

禺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义》，盖比物斯志者也。余维满洲入踞中国全土，且三百年，自郑氏亡，而伪业定。其间非无故家遗民，推刃致果，然不能声罪以彰讨伐，虏未大创，旋踵即仆，微洪王则三才毁而九法敎。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旗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虏廷官书虽载，既非翔实，盗憎主人，又时以恶言相诋。近时始有搜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宣昭。

今闻次郎为此，其遗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适俗。自兹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岳、葛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

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自序

余尝谓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当一代鼎革，必有无量英雄齐起，乃倡为成王败寇之谬说：若者为正统，若者为僭国，若者为伪朝，吾诚不解其故。良由专制君主，享无上尊荣，枭雄者辈，即以元勋佐命名号、分藩食采衔爵，诱其僚属相助相争，彼夫民族大义、民权公理固非其所知。而后儒编修前史，皆承命于当王，遂曲笔取媚，视其版图广狭为国之正僭，视其受位久暂为君之真伪。夫三国、宋代陈寿、司马光者，见晋武、宋祖，与曹操若也，则上曹下蜀；习凿齿、朱熹者，见夫晋元、宋高，与刘备若也，则上蜀下曹。而求如世家陈涉、本纪项羽，殆罕觐焉。是纲也，鑑也，目也，只一朝君主之家谱耳，史云乎哉！是以英雄神圣，自古而今，其奋然举义为种族争、为国民死者，类湮灭而弗彰也。藉有之矣，其不瞥之为伪主，与贬之为匪逆，其又几何？

吾观洪氏之起义师，不数年天下响应。发广西，趋两湖，克三吴，竟长江之极下，取闽、浙、燕、齐、晋、汴。林凤翔叱咤之所及，望者如归。其间若冯云山、钱东平之观变沉机，若李秀成、石达开之智勇气量，若陈玉成、林启荣、萧朝贵之勇毅精锐，人才彬彬，同应汉运，即汉、唐、宋、明之开国名世，宁足多乎。

当其定鼎金陵，宣布新图，惟得文明风气之先，君臣则以兄弟平等，男女则以官位平权，凡举国政戎机，去专制独权，必集君臣会议。复除锢闭陋习，与欧、美大国遣使通商，文明灿物，规模大备，视泰西文明政体，又宁多让乎。

惜乎天未祚汉，谨疫洊臻，而贪荣慕禄戕同媚异之徒，又从而推之，逆所事不终，半途失败，智者方悯焉。而四十年来，书腐忘国，肆口雌黄，“发逆”“洪匪”之称，犹不绝耳。殆由曾氏《大事记》一出，取媚当王，遂忘种族；既纪事乖违，而李秀成《供状》一书，复窜改而为之黑白，遂使愤愤百年亡国之惨，起而与民请命之英雄，各国所认为独立相与遣使通商者，至本国人士独反相没而自污之，怪矣！

吾蓄虑积愤，亦既有年，童时与高曾祖父老谈论洪朝，每有所闻，辄笔记之。洎夫乙未之秋，识□山上人于羊垣某寺中，适是年广州光复党人起义，相与谈论时局，遂述及洪朝往事，如数家珍，并嘱为之书。余诺焉而叩之，则上人固洪朝侍王幕府也，积是所闻既夥。而今也文明东渡，民族主义既明，如《太平天国战史》、《杨辅清福州供词》及日人《满清纪事》诸书相继出现，益知昔之贬洪王曰“匪”曰“逆”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狃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

爰搜集旧闻，并师诸说及流风余韵之犹存者，悉记之，经三年而是书乃成。其中近三十万言，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吾同胞观之，当知虽无老成，尚有典型，祖宗文物，犹未泯也，亦伟矣乎！

时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季夏，禺山黄小配序。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章序	1
自序	2
第 一 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宫	钱东平访贤游幕府 1
第 二 回 会深山群英结大义	游督幕智士释豪商 7
第 三 回 发伊犁钱东平充军	入广西洪秀全传道 14
第 四 回 闹教堂巧遇胡以晃	论嘉禾计赚杨秀清 22
第 五 回 杨秀清初进团练局	洪秀全失陷桂平牢 29
第 六 回 罗大纲皈依拜上帝	韦昌辉乘醉杀婆娘 34
第 七 回 韦昌辉义释洪秀全	冯云山联合保良会 44
第 八 回 冯云山夜走贵县	洪秀全起义金田 51
第 九 回 劫知县智穷石达开	渡斜口计斩乌兰泰 59
第 十 回 洪仁发误走张嘉祥	钱东平重会胡元炜 67
第 十 一 回 萧朝贵劫梧州关	冯云山尽节全州道 75
第 十 二 回 洪秀全议弃桂林郡	钱东平智败向提台 85
第 十 三 回 张国樑背义加官	赛尚阿单骑逃命 95
第 十 四 回 李秀成百骑下柳郡	石达开传檄震湖南 102
第 十 五 回 胡林翼冷笑掷兵书	曾国藩遵旨兴团练 110
第 十 六 回 洪宣娇痛哭萧朝贵	钱东平大破曾国藩 116
第 十 七 回 彭玉麟恤情赠军饷	郭嵩焘献策创水师 125
第 十 八 回 左宗棠应聘入抚院	洪天王改元续汉统 133
第 十 九 回 封王位洪秀全拒谏	火汉阳曾天养鏖兵 140
第 二 十 回 向荣大战武昌城	钱江独进兴王策 147
第 二 十 一 回 洪天王开科修制度	汤总兵绝命赋诗词 156
第 二 十 二 回 向荣怒斥陆建瀛	钱江计斩蒋文庆 167
第 二 十 三 回 勇鲍超独救江忠源	智钱江夜赚吴观察 174

第二十四回	萧王妃夺旆镇江城	洪秀全定鼎金陵郡	181
第二十五回	李秀成平定南康城	杨秀清败走武昌府	192
第二十六回	攻岳州劫劄胡林翼	入庐郡赚斩江忠源	202
第二十七回	李秀成两夺汉阳城	林凤翔大战扬州府	209
第二十八回	林凤翔夜夺扬州府	韦昌辉怒杀杨秀清	217
第二十九回	钱东平挥泪送翼王	林凤翔定计取淮郡	226
第三十回	石达开诗退曾国藩	李秀成计破胡林翼	236
第三十一回	韦昌辉刎颈答钱江	李鸿章单骑谒曾帅	244
第三十二回	谭绍洸败走武昌城	钱东平遁迹峨嵋岭	253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计下姑苏	林凤翔十日平九郡	261
第三十四回	林凤翔大破纳丞相	李开芳再夺卫辉城	268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师镇淮郡	林凤翔败走陷天津	274
第三十六回	完大节三将归神	拔九江天王用武	283
第三十七回	陈英王平定九江地	刘丽川计取上海城	292
第三十八回	取桐城陈其芒麇兵	奉朝旨左宗棠拜将	298
第三十九回	向军门败死丹阳镇	胡林翼规复武昌城	305
第四十回	罗泽南走死兴国州	罗大纲夜夺扬州府	316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计复武昌	陈玉成弃财破胜保	324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温绍原尽忠	战许湾鲍春霆奏捷	332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开男女科	李秀成义葬王巡抚	345
第四十四回	张国樑阵歿丹阳河	周天受战死宁国府	357
第四十五回	陈玉成大战蕲水城	杨制台败走黄梅县	368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义释赵景贤	林启荣大破塔齐布	378
第四十七回	曾国藩会兴五路兵	林启荣尽节九江府	386
第四十八回	龙虎战大破陈玉成	官胡兵会收武昌府	402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国荃出身	战三河李续宾殒命	418
第五十回	战桐城忠王却鲍超	下浦口玉成破胜保	432
第五十一回	何信义议献姑苏城	石达开大战衡州府	442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群战死庐州城	左宗棠捷报浮梁县	451
第五十三回	雷正瑄密札访钱江	杨辅清匿兵破庆瑞	461
第五十四回	破曾军魏超成陷广信	降胜保李昭寿献滁州	468

第一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宫 钱东平访贤游幕府

诗曰：汉家正统自英雄，百战如何转眼空？

凭吊金陵天子气，啼痕犹洒杜鹃红。

话说天下治乱之机，自三代而后，异族凭陵中国，已非一日。汉高斩蛇起义，六年间推倒嬴秦，奠定基业。四百年后，魏、晋间，十六国蹂躏西北一带，传至六朝，始得唐高扫除梟獍，汉家种族，重见光明。及五代年间，异族互相割据，把中原土地，瓜分鱼烂；虽得宋太祖洗净蛮氛，不料百年来金人入寇，仅得南渡半壁偏安。未几蒙古承宋室颓弱，入主神州，礼义冠裳，从此毁灭。犹幸胡虏无百年之运，果然明太祖崛起草莽，光复中国。传至二百余年，那些卖国之徒，如吴三桂、洪承畴等辈，或开门揖盗，或迎降新主，便把好端端的二万里河山，奉送他人手里去；这皇汉的帝位，就让满洲人种做起来了。自从顺治入关，历至道光时代，这二百年来五传皇帝，倒知得继承祖宗基业，把专制汉族同胞的法度，布得铁桶相似。那时虽有热心志士，谋复祖国，却无从下手。不料道光晚年，上下溺于晏安，外国纷纷侵伐，以至朝政日非，满人家事，遂不可问矣。

话休烦絮，且说道光登位二十年来，外患渐渐吃紧起来；这时宠任一位军机大臣穆彰阿，这人是满洲人氏，专一揽权结党，把门生故吏布满朝廷。性又嗜杀，常说道：“古人说的‘辟以止辟’，是很有道理的；不是这样，怎能弼威挾下民。”以故他管理刑部时，杀人不下万数。当时童谣说：“生不见穆相彰阿，死不见五殿阎罗。”这两句话，京中倒传作一般佳话了。大小

官吏，那个不晓得他的凶狠，只是一般趋炎附势的，那个敢道他长短的一句话来。

单说那道光皇帝驾下一个太子，单讳一个璉字，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品格纯良，性情聪明。看见穆彰阿的举动，早有七分不快，只碍父皇脸上，不敢认真发作。那日合当有事，太子璉在宫门散步，正见穆彰阿独自进宫来。太子便立在宫门，要看穆相怎生区处。穆彰阿见了太子，本不欲再进宫门，欲退步又恐象个怪僻的行径。只得趋行几步，向太子屈着半膝儿，请个大安。太子说道：“不劳相国这般礼数，但身居宰辅，执掌钧衡，苟能顾念国家，便是万幸了。”穆相本是个乖觉的人，听太子说到这话，已猜着几分用意；只是怎能发作，忙的改颜谢罪。那太子也没得可说，忙让开几步，穆彰阿便进宫里来。肚子里怀着鬼胎，被太子抢白几句，如何忍得。恨不得中伤太子，好拔了眼前钉刺。当下见了道光皇帝，请了一个安，故意露出满脸愁容。道光皇帝看了这样，便问道：“看卿家脸上，似十分纳闷，可不是军机处里面有了意外事情吗？”穆相答道：“仗陛下神圣，四海安宁，那有意外；只心里横着一点下情，臣昧死不敢奏知陛下。”道光皇帝笑道：“这又奇了，朕与卿乃是鱼水君臣，那话说不出？有话只管说便是。”那穆相听了，忙即跪下，假意哭着奏道：“臣该万死，自从那日见太子在宫外游荡，老臣已回避，不敢说别的话；后来又见着了数次。试想太子正位青宫，常常出外游荡，成个什么体统？老臣念陛下恩眷隆重，顾不得嫌疑，曾劝谏了几句，怎想太子便怀着恨，尝说道不除了老臣，誓不甘休。方才在宫门见了老臣，把老臣骂了一顿。陛下试想，老臣何敢和太子作对？就请纳还冠带，容老臣解职回旗罢了。”那道光皇帝听罢，正是无名火起三千丈，大骂道：“逆子如此无礼，朕倒有主意了！卿家且起来坐地。”穆相便连忙谢恩，站起来，道光皇帝又说道：“卿的委曲，朕已知道；今且

放心，休作辞职的话了。”穆相又再谢恩，复说些闲话，便辞出宫来。

道光皇帝立刻传太子璉入宫问话，那太子闻得父皇宣召，急忙进来。只见道光皇帝怒犹未息，脸上带了二分红，三分青，五分黑。太子摸不着头脑，战战兢兢的，前行数步，请安后，正欲有言。只见道光帝喝了一声骂道：“你却干得好事！”太子急谢道：“儿干了什么事？望父皇明白教训。”道光帝道：“你可省得常常私出宫门外游荡，穆相劝谏了几会，你便衔恨起来；为着一己私意，倒要谋害一个大臣，是什么原故？”太子听到这话，早猜着九分，便奏道：“那有此事？只是儿见穆相欺君罔上，擅国专权，方才在宫门责他几句是真的。”说犹未了，道光帝越加忿怒，因平时把穆相作个柱石良臣，十分宠幸的，今见太子说他“欺君罔上，擅国专权”八个字，如何忍得住，登时愤火中烧，立起来飞起一脚，那脚不高不低，恰踢在膀胱上下，那太子唉哟一声，眼儿反了，面儿白了，气儿喘了，喉儿响了，身儿浮了，脚儿软了，仰身倒在地下，眼见是没了。原来道光帝平时在宫里，终日练习拳棒的，这道飞脚，等闲的也近他不得，那太子本是个青春年少，体魄未坚，怎捱得住，以故登时一命呜呼。道光帝急用手在太子胸前一按，觉得冰也似的，没点气息，心上倒有点悔意，奈已死不能复生，只暗地里洒几点泪。又付道：好端端的一个太子，把来踢死，怕天下臣民知道，也不好看。急急命宫人埋敛，不许声张，只道太子暴病死去的，好歹掩住臣民耳目。还亏那太子生身皇后，早经亡过，再没有人说别的话。越日便降了一道谕旨，说出无数哀痛的话。赐太子一个美谥，唤做端慧两个字。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京中大小官员，都知道太子死得无端，纷纷议论。加之军机衙门，紧靠内廷，宫监常常穿插，你言我语，便把踢死太子的原故泄出来。那些军机衙里知道，独自碍著穆相，也不敢说

出。只是退值之后，对着家人，少不免拿着新闻一般来谈论，一传十，十传百，果然数日间，那踢死太子的消息，京中上上下下，都传遍了。都说好端端的太子，把来踢死，这还了得。况且京城中人，没有一个不怨恨穆相的，那里禁得民间口舌。还不免多加几句，初时犹是京里纷纷传说，渐渐十八省内，都知道这一点事了。

这时便恼出一位英雄。这人姓钱名江，表字东平，本贯浙江省归安人氏。少失怙恃，依其叔父钱闾过生活。钱江五岁，叔父教他上学，聪颖非常；九岁下笔成文，兼有舌辩，宾客满座，无有能难他者。叔父常说道：“此正是吾家千里驹，他日光宗耀祖，也不难也。”钱江急应道：“大丈夫作非常事业，成的救国安民，败的灭门绝户，也不能计得许多；若单靠光宗耀祖，是小觑侄儿了。”以故众人听他一番议论，莫不称奇。既长，诸子百家，六韬三略，兼及兵刑钱谷天文地理诸书，无所不读。时扬州魏平任归安令，闻江名，以书召之。江得书大笑道：“江岂是为鼠辈作牛马的人吗？”遂以书绝之。及道光帝踢死太子的消息，传到归安，这时钱江年已二十四岁，闻之慨然叹道：“君臣父子，伦常紊乱，岂是励精图治的人？天下将有大变了。”自此遂沉机观变，苦心向学。

又数年，正是道光二十九年时候，两广一带贼盗四起，如罗大纲、大鲤鱼、陈金刚等，纷纷起事，至少亦聚众数千，小则打劫村舍，大则割据城池。那些官僚，都畏罪不敢奏报。钱江看到这机会，便道：“今天下大势，趋于东南，珠江流域，必有兴者，此吾脱颖时矣。”可巧这时钱闾已经弃世，钱江遂舍家游粤，寓于旅邸。适故人张尚举署花县知县，闻江至，大喜道：“东平不世才，本官当以礼聘他，何愁县里不治？”说罢便挥函聘江。江暗忖道：“花县区区百里，怎能施展？只是凭这一处栖身，徐徐访求豪杰，也是不错。”想了一会，便回书应允。还

亏这花县离省治不远，越日随至花县，投谒张令。张令降阶相迎，即执着钱江手说道：“故人不远千里枉顾，敝县增光不少。惜足下非百里之才，还恐枳棘丛中，非栖凤凰之所，只是凭这一席地，徐待时机罢了。”江听罢答道：“小可钱江，有甚大志，烦故人这般过誉，惭愧难当，但既蒙不弃，愿竭微劳足矣。”张令大喜，钱江遂留县署中，一应公事，张令都听他决断。真是案无留牍，狱无冤刑，民心大悦。

钱江每日闲暇，或研习兵书，或玩游山水，已非一日。那日正游至附近一个小山上，正当七月时候，天气正在炎热；钱江独行无伴，便小憩林下。正见一书生迎面而来，头上束着儒巾，身穿一件机白麻布长衣，下穿一条玄青亮纱套套子，脚登一对薄皮底布面鞋，年约三十来岁，眉清目秀，仪容俊美。把钱江打量一番，便长揖说道：“看先生不象本处人氏，却独自游到这里，可不是堪舆大家，讲青鸟寻龙穴的么？”钱江道：“某志不在此，自古道，地灵人自杰，讲甚么真龙正穴？足下达人，奈何也作一般迷信呢？”那人急谢道：“小弟见不及此，才闻高论，大歉于心，请问足下贵姓尊名，那里人氏？”钱江答道：“某姓钱名江，号东平，浙江人。”那人又问道：“可是县里张老爷的幕府么？”钱江道：“是。”那人纳头便拜，欢喜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仰慕已久，幸会幸会。”钱江即回礼道：“小可钱江，却劳老兄如此敬爱，请问先生上姓尊名？”那人答道：“小弟姓冯，单名一个遼字，别号云山，向在山中念书，近闻先生不求仕进，却到敝县管理刑名，人心悦服，此实敝邑之幸，可惜无门拜谒，今日相遇，良非偶然。请假一席地，少谈衷曲，开弟愚昧，实为万幸。”钱江听罢，暗忖这人气宇非凡，谈吐风雅，倒把人民两字，记在心中，料不是等闲之辈，正要乘机打动他。便答道：“不虞之誉，君子羞之，老兄休得过奖；倘不嫌鄙陋，就此坐地谈心何妨。”冯遼大喜，便班荆坐地。钱江假意问道：“方今

天下多故，正豪杰出头的时候，老兄高才，却不寻个机会出身，这是什么原故呢？”冯遼答道：“先生说的虽是，叵耐鞑虏盘踞中原，大丈夫昂昂七尺，怎忍赧颜北面称臣？故隐居于此，愿先生有以教之。”钱江见他说出此话，正要试他。便道：“足下志量，令人钦佩，只是鞑虏盘踞中原，二百年矣，君臣既有定分，足下反以仇讎视之，岂不大谬？”冯遼听到这话，不觉怒道：“种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某以先生为汉子，聊以直言相告，何反作一般忘国事仇的见识？倒说出这无耻的话来，先生休矣！”言罢，拂衣便去。钱江仰面哈哈大笑。冯遼回首道：“先生笑怎的？”钱江道：“非笑足下，还笑何人？”冯遼道：“某有何可笑？任先生是县里幕府，拿某作个不道的人，东市丧元，牢狱沉冤，誓不悔也。”钱江越加笑道：“试问足下有几个头颅，能够死得几次？纵有此志，倒不宜轻易说此言。弟若忘国事仇，今日当不到此地了。方才片言相试，何便愤怒起来呢？”冯遼急谢道：“原来先生倒是同情，不过以言相试；某一时愚昧，冒犯钧威，望乞恕罪。”钱江听了，便再请冯遼坐下，随说道：“足下志气则有余，还欠些修养，俗语说得好，逢人只说三分话，路上须防人不仁。足下方才这话，幸撞着小弟的耳朵里，若遇了别人，是不得了的。须知此事，非同小可，成则定国安民，败则灭门绝户，事机不密，徒害其身。死也不打紧，只恐人心从此害怕，那鞑虏盘踞中原，又不知更要历几百年了。”冯遼道：“先生之言甚善，但某见非我族类，却要来据我河山，不觉心胆俱裂；窃不量力，欲为祖国图个光复，只救国有心，济时无术，若得先生指示前途，愿随左右，以供驱策。但恐鞑虏根深蒂固，不易摇动，余外并无他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钱江又答道：“足下休惊，胡虏气数将尽矣。”冯遼大喜问道：“先生何以见之？”钱江听罢，便不慌不忙的说出来。管教：席地谈心，定下惊天事业；深山访主，遭逢命世英雄。要知钱江说出什么话